

医生出走

今年 50 岁的张强，出生于浙江温州的医学世家。高中的时候，张强的小姑妈患尿毒症，因缺乏医疗条件去世。临终前，她嘱咐张强一定要去学医，张强说他“当时就下了狠心”。后来，他考取了浙江医科大学，又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获得硕士学位。

反思医疗本质

1992 年，张强硕士毕业后进入了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血管外科。在邵逸夫医院的时光，是张强作为医生最宝贵的十年，“因为，我在年轻的时候就见到了中国医疗未来的方向。”那时候，邵逸夫医院没有门诊输液，只开放急诊和病房输液。这有异于国内其他医院输液泛滥的状况。张强在那里学会，除了急症需要快速补液，或是消化道无法进食的情况以外，能吃能喝的病人不需要输液——输进去的是生理盐水或葡萄糖水，和喝进去的没有任何不同，还增加了输液的并发症。

从 1997 年，张强做了亚洲第一例腹腔镜血管手术，在业内开始小有名气。从此，张强开始了“飞刀医生”的经历，全国各地“走穴”做手术。一次“飞刀”的收入，差不多是医院里两个月的工资。关键是，张强很受患者欢迎，出诊时一号难求。

从医多年，张强意识到，在公立医院，医生没有自己独立的品牌，严重依赖平台。对于“飞刀”，张强也改变了原

来的想法。他认为，所谓名医，只是去开个刀而已，而医疗应该是整体的，包括术前的沟通、术后的随访。他还抨击公立医院强制要求医生搞科研的做法，他在微博里写道：“‘医生’就应该是最高荣誉。如果医生能把折腾一辈子为晋升所花的精力和时间，用到患者救治上该多好啊！一些只会写论文拿课题，却看不了病拿不稳手术刀的教授主任，患者谁遇上谁倒霉。”

创建医生集团

2012 年 12 月 28 日，46 岁的张强高调地离开了体制。他在微博上宣布：“告别长达 12 年的‘张主任’，回归到‘张医生’。我不是‘下海’，而是‘上岸’：还原医生的本性。”他离开上海东方医院，与一家私立医院沃德医疗中心签定合作协议。张强和医院之间是合作关系，医院提供场地和护理人员，张强有自己的助理和客服，凭门诊、手术获得收入，和医院分成。

对于这一决定，张强为自己加上了推动中国医疗改革的英雄色彩。他在网上发文说：“离开体制，意味着放弃事业单位的编制，放弃约 40 万元的合法年收入，离开已经建立了深厚感情的团队和同事，经受传统偏见带来的市场和行业挑战。但这一切都会值得。”

一年半以后，只有四个人的张强医生集团宣布成立。如今已有四个专

一年多以来，张强和他的伙伴们分别从公立医院离职，加入张强医生集团。如今，他们已获得数千万元的风险投资。在医疗投资的热潮中，这个数额并不算高，甚至远远低于其他医生集团的融资。不过，带领着中国首个自由执业医生组成的创业团队，张强的确是这个领域的标杆人物。

科团队：血管外科、疝气外科、正颌外科和整形外科。

张强设计的模式是：医生集团和医院谈判，约定收入分成的比例；医院以医生为中心，负责提供手术室配套的护士、麻醉师和行政服务，并为医生们购买医疗责任险。医生靠提供技术劳动，而不是靠“过度检查”、“大处方”治疗挣钱；医生集团以股份制公司的形式运作；在医生集团内部，参与创业的首席专家不领薪水，他们将拥有股份，按照门诊和手术的数量获得收入；青年首席专家领取薪水，以工作量作为绩效标准。

尽管医生集团的收入与门诊量和手术量挂钩，但张强宣称，医生不会为了追求数量而损害病人的利益，如果做了不该做的手术，品牌会被毁掉。

美国医学会 2014 年的报告显示，团体执业和个体执业在美国是最为普遍的职业模式，占有执业模式的 66.9%，仅有 7.2% 的美国医生选择直接与医院签订雇佣合同。但在中国，绝大多数医生还是公立医院体制内的“单位人”。



几乎在张强医生集团成立的同时，一批具有市场意识和营销能力的医生也开始创立自己的品牌。截至目前，中国已经成立了 70 家以上的医生集团，数千名医生参与了这种新的行医方式。

内心充满阳光

从 2014 年 7 月创立张强医生集团，到 2016 年 4 月获得数千万元融资，张强从来不在公开场合谈论创业的挫折。他说，自己的困难，没必要拿到外面说给别人听，“就像你夜里尿床了，第二天早上会对别人说吗？”

张强善于讲故事和写故事，用感人的情绪、简洁的文字，在恰好的时机释放便于被人捕捉的亮点。很多故事已经被很多媒体反复报道，比如张强父亲患了尿毒症，一家尽力求医，最后仍然抱憾，张强把对父亲的感情融入他的创业故事。

对于自己一手创立的医生集团，张强坚持不做任何负面的表述。张强说，即便遇到困难，我躲在某个角落的时候，内心也仍然充满阳光。 罗洁琪

【健康速读】

单侧耳鸣要警觉

听神经瘤是一种颅内常见的良性肿瘤，多见于 30~50 岁的成年人。由于肿瘤长在听神经鞘上，最早期症状就是耳鸣，特别是初发的单侧耳鸣，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，及时到神经外科就诊。随着肿瘤缓慢增大，患者会出现听力下降甚至丧失。颅内压力逐渐升高，会导致头痛、头晕。若不及时治疗，不仅造成听力丧失，严重时还会压迫脑干，甚至会危及生命。 吴玮玮

鼻咽肿瘤难发现

鼻咽癌是一种常见的头颈部恶性肿瘤，高发于我国南方地区。鼻咽癌细胞恶性程度较高，鼻咽附近又有丰富的淋巴组织，因此极易发生颈部淋巴结转移，所以及早发现很重要。涕血为鼻咽癌最典型症状，表现为鼻涕中带血，或为从口中回吸出带血的鼻涕，常发生在早晨起床后。鼻咽癌最常见的症状还包括单侧鼻塞、耳鸣、听力下降、迅速增大的颈部肿块。 朱以文

植物油未必健康

美国最新研究称，用植物油取代动物脂肪似乎并不能降低发生心脏病的危险，甚至可能增加这种危险。《英国医学杂志》在一篇说明文章中称：“富含亚油酸（一种存在于植物油中的脂肪酸）的饮食降低了胆固醇的水平，但这并没有带来存活率的上升。实际上，胆固醇下降更多的实验对象，死亡风险更高。” 朱磊



健康就是随心所欲

——专访著名中医专家孙思清

思清本来天资聪颖，加之勤奋好学，三年满师后，居然能独立诊治常见病、多发病了。由此，孙思清便踏上了一生为之倾心的中医之路。

七十余年的行医生涯，孙思清专攻中医内科。然而，令孙老一直引以为傲的一个病例是宫外孕。“四十多年前，我们医院的一位护士找我，说她有了宫外孕。按照西医的做法，那就是切除子宫。这位护士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，找我试试看是否能够通过中医疗法来保住子宫。”虽然彼时的孙思清已经是铁路医院的中医科主任，在中医理论和实践方面颇有建树，然而，对于宫外孕，他却是从未未曾遇到过，但他敢于探索。终于，经过孙老的悉心调理和温、猛并重的下药，这位护士的宫外孕被治愈，不仅保住了子宫，而且还接连生育了两个儿子。

孙老今年九十有七，他说：“我最烦别人问我什么养生喽、保养喽！我告诉你，如果说我有什么‘养生之方’，那就是四个字：随心所欲！”

随心所欲地生活，但是，对于中医专业，孙老却有着极其稳定的规律。他儿子说：“我们七个子女从记事开始，就看见父亲每天下班回来用餐、漱洗完毕，便端坐在他的书桌前，正襟危坐开始奋笔疾书。”每天写笔记的习惯，孙老一直保持到现在。因了这个习惯，孙老相继出版了许多中医著作，诸如

《中医基础》、《伤寒论释义》、《脉学小识》、《温热论浅注》、《中医内科》、《中医妇科》、《张秉青医案按》、《师门医案》等，更于 95 岁那年伏案写出了四卷本的《医学薪传》和集其七十余年经验之中医秘方的《中医诊治备要》。因为孙老对中医学的独到见解和广闻博学，他受邀参加了第一届《辞海》编辑部中医组的编辑工作。作为中国著名大中医严苍山的高足，上海市有关部门去年还命名孙思清为“丁甘仁传统中医医术”的第二代传人。

年过九旬，按理正是尽享天伦之时，然而，孙老还是牵挂着他的中医。“现在第十人民医院，也就是以前的铁路医院，要让我做中医科的顾问。我跟领导说，顾问可以当，但是，我还要坐堂行医，开方拿药！”倔强的老头对中国传统医术的拳拳之心可见一斑！孙老儿子对父亲的侃侃健谈和清晰思路由衷地佩服，“前年曙光医院要请我父亲讲课，考虑到他年纪大了，便到家里来给他录像。我父亲对着摄像机镜头居然连续讲了五个多小时而且没喝一口水，连年轻的摄像师都连喊吃不消了！”即便日居在家，孙老也从不推托或朋友介绍或闻名前来的病家，义务诊治，所开药方也只是些价值区区间几元钱的普通中草药，然而却是药到病除。

颜燕德 文/摄影

【医家坐堂】

是谁害死了魏则西

上海古美西路 628 弄 161 号金倩婧：医疗广告竞价排名的“恶”与 21 岁大学生魏则西的“死”联系在了一起，让人悲愤不已。

华山医院终身教授张延令：魏则西体检时发现罹患滑膜肉瘤晚期，在百度上查到了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，医生说医院从国外引进的生物免疫疗法可以治疗滑膜肉瘤，治愈希望在 80% 以上，可结果魏则西花光了 20 万元之后却不治身亡。

魏则西所罹患的滑膜肉瘤是最常见的恶性软组织肿瘤之一，好发于 20~30 岁，男性多于女性，其发病机理仍不明确。患者可出现关节周围肿胀或肿块，肿块可沿软组织伸展至周边其他部位。在肿块皮肤表面可有静脉怒张。后期呈剧烈疼痛，夜间疼痛显著。估计我国每年有上万的患者受困于这一疾病。

滑膜肉瘤晚期因癌细胞远处转移，预后相对较差。标准的治疗是手术，如有血管受侵，血管需一并切除，一旦切除不彻底，通过血行易向肺部、淋巴转移，所以有时在肿瘤切除的同时需施行淋巴结清扫术。局部切除不彻底者，辅以放疗。术后化疗作为局部淋巴结和（或）远处部位转移灶的最终治疗方法，仅对部分患者有效，但不能对该病变达到即刻或长期的控制。

免疫治疗治疗肿瘤，方向正确，潜力巨大，但目前尚有许多难题需要攻克。如果将癌细胞比作恐怖分子，所谓的细胞免疫治疗，就是抽取自体的细胞，将其培养出可以识别恐怖分子身份并与其战斗的能力，再输回患者体内。魏则西生前所接受的 DC-CIK 治疗，T 细胞的培养需要完全无菌的环境，一旦感染，感染的 T 细胞回输给病人会很危险。尤需强调的是，DC-CIK 治疗在美国已经历了多年研究，但是相关临床试验基本全部宣告失败，没有得到美国相关部门的上市许可，却在缺乏具体监管措施的中国异常火热，尤其是临床治疗掺杂商业因素后，科技救人的底线被突破。

说到科技救人，网络的医疗竞价排名是利用高科技误人害人。2009 年，假药贩子惠特克被美国司法机构判处 65 年的监禁。不想老死在监狱的他于是配合司法机构，每月投放 2 万美元的广告，得到谷歌优化广告关键词的服务。这起钓鱼式执法耗费了美国司法机构 20 万美元，却最终让谷歌付出了 5 亿美元的天价罚单。谷歌摔了跟头之后，从此“Don't be evil”（不作恶），但中国一些互联网公司却是“More evil, more money”（越作恶，越赚钱）。如果搜索引擎继续只是鼓励用户往广告砸钱，血友病吧被卖事件、魏则西悲剧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，这是“善”的悲哀，是“生”的挽歌。